

以色列：被盗的名字，被盗的土地，被盗的生命

美国福音派对现代以色列国的支持植根于对**创世记12:3**的选择性解读：“**我必赐福给那些祝福你的人，咒诅那些咒诅你的人。**”像美国众议院议长**迈克·约翰逊**这样的政治家引用这节经文，将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框定为一种神圣的义务。但这种解读将数千年的宗教和历史发展压缩成一个危险简化的等式：现代以色列 = 圣经中的以色列 = 神圣恩宠。

本文通过恢复土地及其人民历史的**连续性**来挑战这一假设。盟约的真正继承者不是由民族国家或种族类别定义的，而是由与神圣启示的**忠实连续性**以及留在土地上的人定义的。以此标准衡量，**巴勒斯坦人**，而不是现代以色列国，最能体现古代以色列的遗产。

从外邦人到以色列人：第一次盟约

以色列地（圣经中的土地）的最初居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“犹太人”。他们是**外邦人**，迦南人和希伯来人，黎凡特的部落民族。他们作为**以色列**的身份不是始于血统，而是始于盟约——当他们在**西奈山**站立并接受《托拉》时。那一刻，人民成为“被拣选的”，不是因为种族或基因，而是通过接受神圣指引。

从以色列人到基督徒：新的启示

当**耶稣（愿他平安）**带着更新和怜悯的信息到来时，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认出他是**弥赛亚**，并接受了他们所认为的**盟约的更新**。他们成为**第一批基督徒**，不是通过拒绝犹太教，而是相信它已经得以实现。其他人——那些拒绝耶稣的人——留在犹太社区中，但与早期基督徒和平共处。只有一个小的激进派别怀着敌意拒绝基督，称他为假先知，根据一些塔木德文本，甚至嘲笑他在“地狱里沸腾于粪便中”。这些人**不是多数**，而且常常被他们的邻居排斥——这导致了**驱逐和流散**，特别是到**东欧**。

从基督徒到穆斯林：最终启示与持续存在

当**穆罕默德（愿他平安）**作为最后使者到来时，同样的许多社区再次接受了**盟约的下一步**。他们成为**穆斯林**，在这宗教连续性中没有看到任何矛盾：从《托拉》到《福音书》再到《古兰经》。其他人保持**基督徒**身份，但继续在土地上和平生活。他们**留了下来**——经历了罗马迫害、拜占庭统治、伊斯兰哈里发、十字军入侵和奥斯曼管理。他们的**根基未断**。

这一人口——现今被识别为**巴勒斯坦人**——从未离开这片土地。他们**耕种土地**，使用其语言，维护其传统。他们是那些最初站在西奈山、与基督同行、面向麦加的人的**精神与生物后裔**。

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：断裂，而非回归

相反，**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**不是盟约的延续，而是与其**彻底断裂**。其创始人多为**世俗主义者**，受**欧洲种族民族主义**塑造，而非宗教律法。他们声称是古代以色列的后裔，同时拒绝基督和穆罕默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并非来自留在土地上的社区，而是来自那些**敌对的流亡少数群体**，这些群体拒绝了先知指引，并在数个世纪前**被驱逐**。

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**东欧社区**，被数百年的与黎凡特隔离所塑造。尽管一些人拥有部分近东血统，但他们的遗产很大一部分来自**在外国土地上的皈依与同化**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社区现在声称对土地拥有**独占的神圣权利**——驱逐甚至杀害那些**从未离开**并接受了每一次神圣启示的后裔。

纳克巴：盟约的颠倒

当1948年**以色列国**建立时，它没有恢复盟约——而是**违背了它**。数十万巴勒斯坦人，包括**穆斯林、基督徒和犹太人**，被驱逐、剥夺财产或杀害。这就是**纳克巴**。许多留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成为以色列公民——但**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**，他们的根基可追溯到西奈山及更早，被驱逐出境。

这场悲剧更糟糕的是，许多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**邻居、朋友甚至亲属**。**社区相互交织**，不仅因血缘相连，还因共同的语言、习俗和土地而结合。如今，留下来的人面临**军事占领、围困、饥荒和轰炸**，而他们曾经的邻居被迫为一个自称“以色列”的民族主义项目服务，但不再反映盟约的精神。

给狗取名恺撒：当符号成为真理的替代品

将一个现代国家命名为“以色列”并基于此名称声称神圣权利，并不比将你的狗命名为“恺撒”并坚持它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更具合法性。你可以喂它葡萄，裹上托加，教它用拉丁语吠叫——但名字并不能赋予它帝国统治权。它无法召集军团，在高卢收税，或声称拥有迦太基。名字是一种**表演**，而不是血统；一种**姿态**，而不是家谱。

然而，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所做的——**将现代政治项目包裹在古老盟约的语言中**，假设仅凭象征意义就能赋予精神与领土合法性。这是一种误导的仪式：呼唤“以色列”的名字，指向数千年前写下的经文，假装一个在1948年通过世俗民族主义和殖民暴力诞生的国家是其继承者。如此，犹太复国主义并未更新盟约——它**模仿了盟约**，掏空了其伦理核心，同时将其符号武器化。而当像迈克·约翰逊这样的福音派领袖用圣经经文神圣化这种模仿时，他们并非在捍卫神圣真理——他们在**祝福一个伪装**。

福音派盲病：崇拜名字，而非真理

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，如迈克·约翰逊，**误解了创世记12:3**，将其应用于一个现代国家，其建国意识形态**拒绝基督和穆罕默德**，其行为违反了《圣经》、《托拉》和《古兰经》的核心道德教义——所有这些都认为，摧毁一个无辜的生命就等于摧毁整个世界。“**凡摧毁一条生命的，被视为摧毁了整个世界**”（《公会书》4:5）。“**因此我们为以色列子民规定，凡杀害一条生命，犹如杀害全人类**”（《古兰经》，宴席章5:32）。这些不是文化建议；它们是**神圣的绝对真理**。祝福一个建造隔离墙、投掷炸弹、对平民实施围困和饥荒的国家，不是顺服上帝——这是**用三种语言亵渎神**。

结论：盟约与留下来的人同在

土地不属于那些呼唤其名字的人，而是属于那些**活出其历史、承载其信仰、尊崇其先知**的人。以色列的真正连续性不在于现在承载其名字的国家，而在于**巴勒斯坦人民**——穆斯林、基督徒和犹太人——他们接受了神圣启示的每个阶段，并扎根于祖先的土地。

支持现今形式的以色列国——建立在驱逐、暴力和种族隔离之上——不是在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；而是在**咒诅盟约**。这不是与摩西、耶稣或穆罕默德（愿他们平安）站在一起，而是与法老、希律和阿布·拉哈布站在一起。

那些在以色列饿死儿童、夷平房屋、屠杀平民时支持它的人不会被祝福。他们将被诅咒。他们可能暂时用财富和权力隔离自己免于公众问责，但他们将余生**逃避和躲避正义**——在法庭上、在良知中、在历史中。而这只是他们来世所等待的一瞥。

因为**亚伯拉罕的上帝不祝福暴政**。盟约从来不是压迫者的盾牌——它是由忠信者承担的重担。那些扭曲盟约以正当化帝国的人，将不回答评论家或政治家，而是回答他们亵渎其名的上帝本人。